



你必须回到斗牛场去 毕加索传

Picasso: His Life and Work

你可能死在牛角之下，而我所能够向往的，又有什么会比执笔作画的当儿跌倒在地一命归天更能心安理得呢？当一个人懂得了怎样做某项工作的时候，他若是停住不做，那他就算不上一个人。所以说，必须回到斗牛场去，在那里死得其所。

[英]罗兰·潘罗斯 著 周国珍 译

你必须回到斗牛场去 毕加索传

Picasso: His Life and Work

你可能死在牛角之下，而我所能够向往的，又有什么会比执笔作画的当儿跌倒在地一命归天更能心安理得呢？当一个人懂得了怎样做某项工作的时候，他若是停住不做，那他就算不上一个人。所以说，必须回到斗牛场去，在那里死得其所。

[英]罗兰·潘罗斯 著 周国珍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必须回到斗牛场去：毕加索传 / (英) 潘罗斯著；周国珍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2. 7

书名原文：Picasso: His Life and Work

ISBN 978-7-5155-0494-0

I. ①你… II. ①潘… ②周… III. ①毕加索, P. R. (1881~1973) —传记

IV. ①K835. 515. 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30130号

Copyright©2012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未经合法许可，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你必须回到斗牛场去：毕加索传

作 者 [英]潘罗斯

译 者 周国珍

责任编辑 方小丽

开 本 72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26

字 数 440千字

版 次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蓝图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494-0

定 价 78.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出身和青年时期（1881—1895） 001

马拉加 002	当地的画家和绘画 008
祖先 003	斗牛 011
唐·霍塞的婚事 006	迁居科鲁那 012
地震 008	马拉加的夏天 016

第二章 巴塞罗那的日子（1895—1901） 021

加泰罗尼亚和西班牙 021	“四猫酒店” 037
知识分子的暴动 023	速写本 041
到了巴塞罗那 024	第一批插图 042
《科学和博爱》 026	高迪 043
独立精神和新的影响 030	离开巴塞罗那 044
重返马拉加 031	巴黎 045
马德里 032	在马拉加过新年 048
1898年夏天在桑·胡安花园 034	马德里：《年轻的艺术》 049
返回巴塞罗那 035	巴塞罗那：在萨拉·帕雷举行的展览会 050

第三章 蓝色时期（1901—1904年） 055

再到巴黎 055	前往巴塞罗那 064
沃拉尔主持下的展览会（1901年6月） 057	
夜总会时期的作品 059	蓝色时期 064
马克斯·耶科 061	巴塞罗那，1902年1月 069
“勒茹”夜总会的装饰 063	巴黎 074
巴塞罗那，1903年1月—1904年4月：“盲目与幻想” 076	

第四章 诗人之家（1904—1906） 085

洗衣船大楼：定居巴黎 085	蓝色时期后期的画室 093
费尔南德·奥莉维埃 088	诗人之家 096
毕加索集团 091	玫瑰红时期 097
第一批主顾 092	小丑 099

马戏场和萨尔坦邦克	101	古典时期初期	108
蒙马特尔的生活	104	盖图德·斯泰因的肖像	110
荷兰之行和雕塑	106	果索耳	111
第五章 《亚威农的少女》(1906—1909) 119			
新的倾向和马蒂斯	119	决斗	137
矛盾的风格	121	立体派的开始	139
《亚威农的少女》	122	丛林幽径	140
黑人时期	129	桑·胡安花园, 1909年夏	143
文艺界的朋友	132	返回巴黎	146
税务员卢梭	134		
第六章 立体派创始 (1909—1914) 149			
迁居克里希大街	149	家事的变迁	168
立体主义肖像画: 分析性立体主义	153	拼贴的开端	171
在卡达克度过的夏天	158	拼贴和色彩的恢复使用	173
立体主义的英雄时代	160	立体主义日益扩大的影响	174
立体主义的题材	162	综合的立体主义	177
塞列	163	立体主义结构	178
对立体主义的初步反应	165	《穿衬衫的女人》	180
雕像事件	166	亚威农	182
第七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和罗马 (1914—1918) 185			
立体派在大战爆发之时	185	俄罗斯芭蕾舞	197
巴黎投入战争	188	巴塞罗那之行	203
马克斯·耶科改宗和伊娃之死	188	结婚和迁居巴黎	205
晶体时期	190	吉罗姆·阿波利奈尔	206
“回到安格尔”	192	停战	207
战时生活	195	比亚利茨	208

第八章 “美必须是震动心弦的”（1918—1930）211

- | | | | | |
|--------------------|------------|------------|------------|------------|
| 芭蕾舞剧团在伦敦 | <u>211</u> | 各种不同的风格 | <u>228</u> | |
| 《普辛尼拉》和《法兰德斯的古阿德罗》 | | <u>214</u> | | |
| 《墨丘利》 | <u>216</u> | 巨幅静物画 | <u>229</u> | |
| 肖像和素描 | <u>217</u> | 超现实主义 | <u>229</u> | |
| 南方 | <u>219</u> | 美必须是震动心弦的 | <u>233</u> | |
| 巨幅裸体 | <u>220</u> | 社会接触 | <u>233</u> | |
| 《三乐师》 | | <u>222</u> | 再次迸发的激烈情绪 | <u>235</u> |
| 枫丹白露：母与子 | <u>223</u> | 怪异的变形描绘 | <u>235</u> | |
| 画展 | <u>224</u> | 一幅耶稣受难像 | <u>240</u> | |
| 迪南静物画 | <u>227</u> | 雕塑 | <u>242</u> | |

第九章 波伊斯盖鲁普：雕塑与人身牛头怪（1930—1936）245

- | | | | | |
|------------------|------------|----------------|------------|------------|
| 真相不明事件的首领和奥维德的变形 | | <u>245</u> | | |
| 波伊斯盖鲁普：新的活动 | <u>246</u> | 吉姆·萨巴泰重来巴黎 | <u>262</u> | |
| 静物画 | <u>249</u> | 保罗·艾吕雅 | <u>262</u> | |
| 新型的解剖 | <u>250</u> | 毕加索在西班牙和巴黎深受欢迎 | <u>265</u> | |
| 月亮形的头像：一个新的模特 | <u>250</u> | 秘密的胡安-列斯-比恩斯之行 | <u>268</u> | |
| 普遍的承认 | <u>253</u> | 在巴黎过夏 | <u>269</u> | |
| 《雕塑家的工作室》 | | <u>253</u> | 西班牙内战 | <u>270</u> |
| 有角的神 | <u>257</u> | 在莫金斯过夏 | <u>270</u> | |
| 诗人毕加索 | <u>259</u> | 秋天 | <u>273</u> | |

第十章 格尔尼卡（1936—1939）275

- | | | | |
|-----------|------------|--------------|------------|
| 累·特朗布雷 | <u>275</u> | 公众和毕加索 | <u>285</u> |
| 佛朗哥的梦想与谎言 | <u>276</u> | 重返莫金斯 | <u>286</u> |
| 西班牙展览馆的壁画 | <u>278</u> | 巴黎之秋 | <u>291</u> |
| 预兆 | <u>279</u> | 保罗·艾吕雅与西班牙战争 | <u>292</u> |
| 愤怒的毕加索 | <u>280</u> | 访问保罗·克利 | <u>293</u> |
| 含义的普遍性 | <u>284</u> | 1938年在莫金斯 | <u>293</u> |

《格尔尼卡》巡回展览	295	患病与康复	296
第十一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洛昂和巴黎（1939—1945） 301			
洛昂	301	雕塑	314
德军占领	304	马克斯·耶科之死	317
返回巴黎	305	巴黎风景画和一幅静物画	318
剧作家毕加索	306	解放	319
道拉·玛尔的肖像	310	毕加索加入共产党	320
静物画与人物画	313	画展	322
第十二章 安提贝和瓦洛利（1945—1954） 325			
重返地中海	325	《战争》与《和平》	339
一种新的手段和一个新的模特	326	巴黎：书籍和保罗·艾吕雅	343
毕加索和美术馆	328	在瓦洛利所作的雕塑和绘画	346
在瓦洛利所做的陶器	329	另一批绘画和旧有杰作的新复制品	349
毕加索与和平事业	332	友人相继去世	350
家庭生活	334	别离	351
《人与绵羊》和瓦洛利小教堂	337	悲苦时期	351
第十三章 “加里富尼”（1954—1958） 355			
斗牛	355	来访者和朋友们	373
《阿尔及利亚的女人》	358	家长	375
更多的画展	362	毕加索接待来访者	375
坎城	365	预定的计划	376
电影	369	在创作中的作品：《宫娥》	377
政治	372		
尾声	384		
附录 1959—1973 年的毕加索 387			

第一章 出身和青年时期

(1881—1895)

在我们的时代，艺术一直处于革命状态、战斗状态。在这场战斗中，传统势力已逐渐屈服于满怀幻想家的信心而进行革新的先驱的猛攻之下。20世纪后半期，我们这代人就不容易了解这一斗争在其早期的激烈程度，那些领导进攻的人们的英勇气魄，以及他们那样朝气蓬勃地对当时的优势力量展开斗争的原因。现在的形势已变得有利于开明的人们，因为毕竟是那些抱有幻想的人们，那些过去受藐视的人们，现在成了我们这个时代公认的英雄。在这些英雄之间，巴勃罗·毕加索是一位无容争论的显要的领袖。

毕加索成为最负盛名的当代画家，因素是很多的，关于他的生活和成就，也有了种种传说。有关他的论述往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使公众无所适从，因而不是把他当做一个稀奇而可怕的怪物，就是当做一个聪明绝顶的圣人。他虽是西班牙人，但在西班牙居住的时间，不到他的一生岁月的三分之一；他现在虽已到了老年，但在智力上和体力上都比许多青年人更为活跃和敏捷；他虽然通过似乎不易理解的作品一味侮辱那些最严肃的评论家，但他们都不得不表示钦佩他的才能；他虽已举世闻名，财产无法计算，但他并未改变生活方式。他的主要希望仍旧是继续工作。他虽有许多衷心爱慕他的朋友聚在身边，但是他的伟大使他显得孤单。

毕加索虽在国外住了五十多年，但仍不失为一个西班牙人。要了解他，必须知道一点他的故国的情况。在西班牙，事物具有强烈的对比：明媚的阳光与浓重的阴影，酷热与严寒，肥沃与贫瘠。这个国家还以强烈的友爱和狂暴的残酷而闻名。西班牙人善于表达感情，生动地表现人生的戏剧情

节。他们很爱表达欢乐，同时又坚持表达痛苦和死亡的主题，他们从艺术中为不幸找到安慰，为烦恼求得解脱。因此不论是贡果拉^[1]的诗歌，吉卜赛人的弗兰德斯^[2]音乐，斗牛或是祖尔巴朗^[3]的绘画，在其表观的深处总是蕴藏着痛苦。悲剧是必须表现的一种现实，而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一种能够使悲剧得到深切感受的现实主义形式。要做到这一点，谁也不会比西班牙人更懂得悲剧应该由喜剧陪衬，对这两种情绪应该等量齐观。只有对悲剧和喜剧予以同样的重视，才能更深刻地竭力表达这两个极端。

毕加索的作品表现了各种互不相同的题材，他善于通过这些不同的题材，表现这两个对立的极端之间的戏剧性。然而，由于他专心致志于自己的艺术这个唯一目标，他的生活显得非常刻板。76岁时的毕加索，不论智力上或体力上都还异常旺盛，跟他在童年的飞速成长时期很是相像。当时他的进展十分迅速，连自己都否认童年时代曾经画过画。的确，我们所知道的他的最早一幅绘画，就包含着他终生持有的思想。九岁时，他已经能画斗牛场面，在这幅画里，骑在马上的斗牛士和观众的形象上都能感到生动的性格刻画。这幅巧妙而老练的构图也表现了一个孩子的天真烂漫和创造才能。在这里，还可以看到一个孩子想象力所具有的典型特点。很自然地不讲究比例和透视，不惜牺牲细节而一味突出主要形象，任性地运用色彩。这些因素后来毕加索并未予以弃置，反而使之发展，在创作中为他所用，帮助他获得一些发现。

1881年10月25日午夜11点一刻，巴勃罗·鲁伊斯·毕加索诞生在马拉加。在那个时候，月亮和太阳都离地面最近。从午夜的天空照耀着这个城市的白色房屋的亮光，来自一些行星和主要星辰共同放出的奇异光彩，而那些星辰的会合和对峙，就是星卜家们种种推算的根据。专家们屡次试图把这些玄妙的影响同一个天才出众的人物的生活和性格联系起来。然而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推测依然难免有些错误，因为谁也不曾看到过他的出生证，无法确定他的诞生时辰。他们全都心甘情愿地相信了毕加索本人所讲的他生于子夜的那个有声有色的故事。

• 马拉加

毕加索的诞生地梅尔赛德广场虽然是马拉加城广场中较大的一个，但并不是居于中心的一个。从前这个广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位于通往格拉那达^[4]的要道之旁。广场的东

[1] 贡果拉（1591—1672），西班牙诗人，17世纪麻丽的贵族抒情诗的代表人物。——译注

[2] 欧洲古国名，包括现今的比利时、荷兰南部和法国北部等地区。——译注

[3] 祖尔巴朗（1598—1664），西班牙画家，菲利普四世的宫廷画家，尤以宗教画和僧侣肖像画著名。——译注

[4] 西班牙南部的城市。——译注

南边，两座陡峭的小山巍然屹立，山上筑有阿尔卡萨巴城砦和希布拉尔法洛城堡，这两座摩尔人的堡垒鸟瞰全城和港口。城里狭窄的街道上以富有装饰性的样式铺着圆石，那儿发生的事情，从这两座巍峨的堡垒上望去几乎一览无余。城砦和城堡建筑在一座腓尼基人堡垒的基础之上。腓尼基人和罗马人的遗物表明，这个地方被摩尔人于711年征服以前，早就受到外国侵略者的觊视，后来成为摩尔人首都格拉那达的主要港口。一派宏伟景色从耸立于城市上空的山顶开始，越过满布着葡萄园的一片平原，向内地伸展到山岳；而在南边，平原则以优美的曲线同大海毗连。极目远眺地中海彼岸，阿特拉斯山的积雪隐约可见，这令人想起非洲近在咫尺，想起它在往昔有过的、比现在大得多的影响。

到了19世纪末，绵亘在梅尔赛德广场和港口之间的岩石遍布的高地上，早就盖满了房屋，材料是从摩尔人的城堡上搞来的石头，时间已有几个世代之久。原来那些铺有梯田般草坪的花园和筑有喷泉的庭院，早已无可辨认。它们几乎变成吉卜赛人居住的一片废墟，吉卜赛人是摩尔人的音乐和舞蹈的继承者，即使并未继承其精华。毕加索后来曾对萨巴泰谈到过这个地方。他说：“那个地方叫做‘Chupaytira’。”——西班牙语，意为“吸了就吐”，因为住在这个贫民区的人们穷得单靠贝壳汤过活。那里满地都是居民们吸净之后吐到窗外的空贝壳。夜晚，从分布在山坡下的肮脏的小屋，直到梅尔赛德广场上那些整洁的花园，总有吉他的乐声和缠绵的歌声给这一带平添生气，这些热情的恋歌都是由个别歌唱者以古代题材为基础，按照自己心情的欢乐或痛苦改编而成。

· 祖先

毕加索的祖宗，由于家谱学者的研究，特别是他的老友雅姆·萨巴泰的努力，已经大致确定了。父系中的前辈不乏名流，其中包括军、政、教会等方面德高望重的人物。这里可以追溯到那位著名的人物胡安·德累昂骑士，他的封地就在瓦拉多利德附近的科果卢多。根据1541年的案卷记载，德累昂的父亲是个免缴一切赋税的人，“这既不是国王的特许，也不是因为他以骑士身份参军；既不是因为他的农田出色，也不是因为其他缘故，而只是因为他是个众所周知的高尚人士”。编年史中也说，胡安先生“穿着同贵族身份相称的漂亮铠甲”出发参加格拉那达和洛哈地区的战争，但一去未返。

到了16世纪末叶，胡安·德累昂的后代离开卡斯提莱，迁居维拉法朗卡·德·科尔多瓦。西班牙人姓名的构成可能造成混乱，因为习惯上除父名之外，还要加上母亲的姓氏。这样加以解释，也许能说明这家人的姓氏中在17世纪突然出现“鲁伊斯”的原因。然而毫无疑问

问，他们是著名的胡安·德累昂的直系后裔，而且在18世纪末以前在科尔多瓦一直很有名望。大约在1790年，霍塞·鲁伊斯·德富安提斯定居马拉加，同贵族世家德阿尔莫盖拉的一个女儿结婚。他的儿子迪埃果同玛丽亚·德拉帕斯·布拉斯科·埃切瓦丽亚结婚，这两人就是毕加索的祖父母。另有一种流传很久的说法，认为这家人祖上的外戚很可能是巴斯克人^[1]，但是萨巴泰指出，“布拉斯科”这个名字是阿拉贡人^[2]。如果那种传说尚可置信，其依据仅在于毕加索的祖母玛丽亚·德拉帕斯·埃切瓦丽亚，因为这个名字很可能是巴斯克人的名字。

毕加索的曾祖母玛丽亚·霍塞·法·德阿尔莫盖拉方面的祖先有两个有名的牧师。一个是阿尔莫盖拉神父，累昂山区一个“非常高贵”的家族的后裔，1605年生于科尔多瓦，1676年故世时一贫如洗，但“神圣伟大”，做过阿雷基帕的主教，利马的红衣主教以及秘鲁王国的总督和海军总督。另一个是佩德罗·德克里斯托·阿尔莫盖拉修士，他的活动较前者约迟两百年，于1865年81岁时故世。生前曾在科尔多瓦山隐居62年，是个信念坚定、勇敢顽强的人，终生致力于修身养性和解除痛苦。

在唐·霍塞·鲁伊斯·德富安提斯迁居马拉加20年后，发生一桩意外事件。有一天，他的长子迪埃果看见当时城市的占领军法国士兵从旁走过，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用石子投了他们。他被一个士兵捉住，打得半死。毕加索的祖父唐·迪埃果对这件事终生难忘，这并非因为受了侮辱，而是因为他阻拦了法军的行进而感到骄傲。从他老年时候的一张照片来看，他身材瘦高，面色忧愁，眉毛浓重，很容易使人对他的真正个性产生错觉，据说他的个性是“勤快好动，易于兴奋而又颇为聪敏，他是个不知倦怠的劳动者，机智、开朗、热情奔放”。他很有办法对付困难，他的职业是做手套，而且必须不停地苦干，才能养活家里的11个孩子，但是他还能抽空在市立剧院管弦乐队演奏倍低音提琴，以满足他的音乐爱好。他也很喜爱绘画。

唐·迪埃果·鲁伊斯在1830年同玛丽亚·德拉帕斯·布拉斯科结婚。他们的长子迪埃果当过外交官，一度随同西班牙大使到过俄国。他也曾因为善画朋友们的肖像而出名。但在父亲去世后，挑起抚养家中老小的重担者，则是四子巴勃罗，他曾获得神学博士学位，担任马拉加大教堂的牧师。他不但要负责照顾四个未出嫁的姐妹，还要协助生财无道的九弟霍塞养家糊口，后者就是毕加索的父亲。

[1] 西班牙比利牛斯西部的居民。——译注

[2] 西班牙东北部居民。——译注

霍塞决定做专业画家，这就更难谋生，好在跟他的哥哥迪埃果不同。他颇有艺术修养，可惜社交不甚顺利。按传统标准来说，一个单单专心从事自己艺术的画家总是个不中用的人，因此他的哥哥巴勃罗的忠厚和慷慨，是他早年的艺术生涯中极其重要的因素。可是这种境况随着牧师的去世而遽然告终，此后霍塞不得不肩负起对未出嫁的姐妹们的供养之责。

毕加索的父系祖先有如上述。意志专一、百折不挠、果敢无畏、热爱艺术以及笃信宗教，都是他的祖辈共有的特点，可想而知，这也是他们遗传给后代子孙的一部分天性。我们本来还可以从他祖上的外戚方面进一步追溯这些美德的渊源，可惜那方面的血统有欠明确。“毕加索”这个名字并非是到处都很常见的，但在马拉加，却料早已众所周知，这不是因为这个姓氏稀少，而是因为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马拉加本地人霍塞·拉恰布尔将军遵从上级命令，为镇压政治暴动而从附近山上炮击马拉加城。这种事件在19世纪初期并不稀奇，但是这一次炮弹开始落到梅尔赛德广场，并在射来时打掉了毕加索家住宅上的几片屋瓦时，激起了民愤。于是在民间歌曲中，为了诅咒那位将军，毕加索一家人立即变成了曲子的主角。

毕加索的祖辈至少有两代人是住在马拉加的，唐·法朗西斯科·毕加索，即毕加索的外祖父，就出生在那里，曾被送往英国留学。后来他在古巴当过文官，1883年在那里失踪，据说是返回马拉加的前夕因患黄热病（黑人呕吐症）而故世。他的子女打听了15年之久才知道了这一点。

法朗西斯科·毕加索一家人的真实血统，人们很少知道，大家只是主要根据这个名字的起源进行一些推测，而这个名字就拼法来看，似乎是意大利文，不像西班牙文。不少著作家就根据这一点，认为这家人跟热那亚附近的雷科一个以肖像画而出名的画家梅泰奥·毕加索有关系。梅泰奥生于1794年，他的最有名的作品是加丽埃尔公爵夫人肖像，现藏热那亚现代艺术展览馆。毕加索本人也藏有梅泰奥所画的一小幅逗人喜爱而风格朴素的肖像画。最近获得的材料还证实，唐娜·玛丽亚·毕加索的祖父出生在雷科附近的一个小村里；这一点也会使人认为这两家人有些关系。

萨巴泰在过去一方面力图推翻所谓毕加索的父系祖先是巴斯克人、母系祖先是意大利人这种说法，另一方面却又找出一个假定，认为这家人祖先原是非洲人。他认为这个假定倒是一种讲得通的见解，并有助于说明毕加索的近似游牧民族和吉卜赛人的感情。根据卡斯提莱的国王唐·阿尔丰索的儿子唐·佩德洛王的1591年历史记载，安达卢西亚皇军司令贡萨洛·马丁内斯·德奥维埃多，曾同从非洲率领一万名骑士而来的摩尔国王阿尔布赫逊的儿子毕加索王子，在1339年打过一仗。毕加索王子战事失利，兵败就擒，为西班牙人所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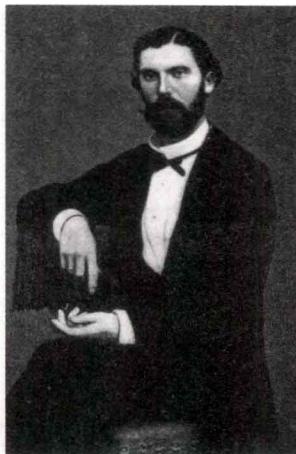
毕加索的性格既然如此独特少见，我们自然希望从他的祖上找出一些特殊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西班牙这个国家受过摩尔人和吉卜赛人的很大启示，并且不止一个传记作家提到，毕加索的母亲方面的祖辈不是有北非人的血统，就是有犹太人的血统。加泰罗尼亚^[1]一位著作家企图证实毕加索的祖先是摩尔移民、马约尔卡的金矿工人。他从摩尔人的雕刻和手工艺品的奇异花纹中找到了毕加索多才多艺的笔法的渊源。卡斯提莱的一位诗人，也是毕加索早年的一个朋友拉蒙·果梅斯·德拉塞尔纳写道：“在吉卜赛民族的艺术名流中，毕加索最富有吉卜赛特征。”这可能只是一个比喻，但吉卜赛人的独立自主的生活、奔放的个性和深刻的眼光，与这位伟大艺术家的超然的独立精神、创作灵感和限力之间依然有其亲缘关系。

然而，倘若撇开根据遗传可能得出的推测和错综的关系，就可以确有把握地说，毕加索父母两方面的祖先主要都是安达卢西亚人，当然也就完全是西班牙人。但对那些久远的前辈，特别是他们的性格特点，我们无须注意研究。他的父系的艺术情趣和才能在当地是人所共知的。除此以外，最近还发现一幅肖像画，题为“维廉斯·马拉加的马努埃尔·哈雷拉”，画中人物坐在椅上，一手拿着钥匙，一手拿着献给儿子的一卷诗，画上署名“毕加索·胡安”，作于1850年。从这里可以看出，毕加索祖上的外戚方面除了热那亚人梅泰奥·毕加索以外，还另有一些人喜欢绘画。

· 唐·霍塞的婚事

唐·霍塞·鲁伊斯·布拉斯科同玛丽亚·毕加索·洛佩斯的结合并不是偶然的。毕加索这家人在马拉加的梅尔赛德广场居住已有多年，这是一个有公园的大广场，离中心区不远，而唐·霍塞同他的哥哥巴勃罗牧师，就住在附近的格拉那达街。他的十个兄弟姐妹一致认为，唐·霍塞该结婚了，这一则是因为他们这一辈人都没有添过男孩，二则是因为他们想要他成家立业，放弃那种年轻画家的靠不住的生涯，不再一味依赖当牧师的兄长的接济。后来连这位很有耐心的牧师也开始觉得他弟弟“由于一念之差而造成的青年时代的过失”，已经为害很久。兄弟姐妹们为他物色了一个据说他本人也很中意的合适的年轻姑娘，一定要他向她求婚。但是唐·霍塞无意表示态度，正当家里人摸不透他的心思之时，他突然决定结婚，但对象不是那个姑娘，而是那个姑娘的表妹，也姓毕加索，她是陪同表姐一起出来而和唐·霍

^[1] 西班牙东北部旧时省名。——译注



毕加索的父亲（左图）



毕加索的母亲（右图）

塞见面的。甚至在决定结婚以后，这桩事由于他哥哥巴勃罗的突然故世而又予搁置；直到过了两年，唐·霍塞·鲁伊斯·布拉斯科才同玛丽亚·毕加索·洛佩斯结了婚。

第二年秋天，他们添了个男孩。这孩子通过应有的仪式在附近的圣地亚哥教堂受洗礼，并按照传统的习惯取了如下一些名字：巴勃罗、迪埃果、霍塞、法朗西斯科·德保拉、胡安·纳彼木塞诺、玛丽亚·德洛斯·雷梅迪奥斯、西普里昂诺·德拉桑提西马·特林尼达。萨巴泰解释说，在马拉加，习惯上总要给孩子们起许多教名。他对每个名字的来由都作了说明，而这个唯一流传至今的名字巴勃罗，原是为了纪念当时去世不久的叔父而提出的。

唐·霍塞·鲁伊斯·布拉斯科新婚时同他妻子一起迁入的那幢高大的白色房子，坐落在梅尔赛德广场东边。他的年轻的妻子身材娇小，一双乌黑的眼睛闪耀着聪明伶俐的光芒，还生着安达卢西亚人所特有的蓝黑色头发，这一切都跟她的丈夫相反，因为他是个身材细高的画家，头发淡红，性情异常缄默，因而他的朋友都叫他“英国人”。这个绰号在其他方面也是适当的，比如他欣赏英国的风俗习惯和英国的设计式样，特别是家具的设计。这一点有实物为证：经由直布罗陀运来马拉加的一套契本德尔^[1]椅子，至今仍在毕加索的卡恩寓所里。

那幢新房子就在古代“和平圣母玛利亚修道院”的原址。房子原是一个艺术保护人伊格纳托侯爵唐·安东尼奥·卡姆波斯·加文修建的。加文也住在这个广场上，喜欢招待马拉加当时引以自豪的一些诗人、画家和音乐家。他为人慷慨豪爽，常常购买他的艺术家朋

[1] 英国 18 世纪的一个家具制造商。——译注

友们的绘画，每逢他的房客手头拮据之时，他便甘愿接受他们的绘画作为租金。所以唐·霍塞理应不止一次地感激他的房东。他的生活一向很困难，而且又增加一些新的负担，例如除了第一个孩子出世之外，还要负责养活几个未出嫁的姐妹和他的岳母。唐·霍塞靠绘画收入无几，不得不兼任公务，贴补开支。

唐·霍塞放弃了悠闲，到桑·泰尔莫美术工艺学校任职，后又担任设在市政厅里的当地美术馆馆长。这两个职务的薪俸本来足够他养活全家，终生无虞，可惜市政当局党派倾轧，使他在一两年内又告失业。然而，他深知当地政局变化多端，所以继续供职而不取报酬，后来党派纷争形势果然一变而有利于他。

虽说家境欠佳，巴勃罗的诞生仍是鲁伊斯家的一件大喜事。他是唐·迪埃果·鲁伊斯·德阿尔莫盖拉的11个子女所生的第一个男孩，因而象征时来运转。接生婆的判断错误几乎导致婴儿夭亡，喜事反而因之倍增声色。接生婆认为婴孩是个死胎，撂在桌上不管，只顾照料产妇，多亏婴儿的一个叔父唐·萨瓦多尔这位有经验的医生当机立断，才把他从胎胞窒息中抢救过来。毕加索在童年时代常常听说自己坠地时九死一生的情景，所以这个故事后来一直潜伏在他的想象之中。

· 地震

巴勃罗诞生三年后，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马拉加发生一次剧烈的地震，唐·霍塞那时正在一家杂货店里同朋友们聊天，他当即中止谈话，奔回家去。路上他便决定立即带家人到一个朋友那里去避难，因为他认为朋友家的房子坐落在希布拉尔法洛山上，后有岩石支撑，总比他那三层楼上的住处安全一点。萨巴泰说，毕加索在大约五十年后向他讲述过这次逃难的情景：“我母亲头上扎一条手巾，我从未见过她这样打扮。父亲从衣架上抓起披肩往身上一披，便把我抱在怀里，用披肩裹好，只有脑袋露在外面。”他们没走多远，就到了他们的好朋友画家安东尼奥·木诺斯·德格兰的家里。在那里避难时，巴勃罗的母亲生了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孩，取名洛拉。

· 当地的画家和绘画

木诺斯·德格兰来到了马拉加，给新建的塞万提斯剧院做舞台美术工作。他是至今还有作品陈列在当地美术馆的一位画家。他那学究式的油画，不论是描绘历史、宗教、航海或风景，其主题都很重大，不过现在在画面上厚厚的清漆层下都已变得模糊不清。他虽以

描绘西班牙历史中常见的场面而著名，但在他的某些描绘安达卢西亚风景的绘画里，却有些外国影响的痕迹，这些绘画表现出色彩运用方面的一种突破陈规的倾向。阴影开始用蓝色描绘。印象派画家对光线的探索和北欧浪漫主义画家的象征主义已渐露锋芒，开始代替过去的模拟绘画，甚至在伊伯利安半岛上这些偏僻地区也不例外。德格兰在西班牙名气很大，这使他在国外也有了一定的声誉。多年来，毕加索总是很喜欢谈起德格兰同一个朋友从罗马回国的故事，据说他们在罗马获得一些声誉，一回到马拉加，就看到全城披上盛装，喜气洋洋，朋友们穿着礼服在车站上迎接他们。两位画家深为这种盛况所感动，满心得意、异常光荣地回到家里，深信这一切都是为欢迎他们而特意作出的安排。但是使他们扫兴的是，原来是国王乘下一班车到这里，慰问在洛拉出生时发生的那次地震的灾区。

唐·霍塞工作的那个小美术馆里，有一个房间专供他修复古画。他在这里能够安静地作画，因为据说那个美术馆不常开放。他是个有能力的画家，但不甚灵巧，题材范围也有限。餐厅画是他的专长：飞禽和走兽、鸽子和丁香，加上偶然画的一些风景，构成他的全部内容。每逢他能使笔下的飞禽体现道德上或感情上的戏剧情节时，他便感到莫大高兴。例如他曾画过一对幸福的鸽子，双双静立在鸽笼门口，另一只鸽子妒忌地从下面偷看它们。最近从南美洲伊格纳托家族的财物中发掘出他的若干作品，这是用以抵缴房租的那些绘画中的一部分，由于缺乏特色，这些绘画不宜公开展出。然而，唐·霍塞教子有方，他的教导使儿子终生难忘，尽管他抱有传统观念，风格也缺乏想象力，但他继承了西班牙人热爱现实主义的传统，并且乐于进行一些性格比较拘谨保守的人会认为是趣味低下的实验。他的实验并非每次都很成功，现在仍然挂在他女儿洛拉的巴塞罗那寓所的那幅画就是一例。唐·霍塞曾买过一个希腊女神的石膏像模型，利用它的古典美，把它画成“痛苦的圣母”的形象，以极端的写实主义手法勾画了它的面部，粘上两道眉毛，加上几滴金色的眼泪。然后他把蘸了胶泥的一块布搭在她的头发和双肩上，黏在模型上。最后他把这个头像放在一张18世纪的小桌上，每隔一些时候，便用鲜明的颜料画上几笔，每次所用颜料常因其心情不同而不同。虽然如此，据毕加索说，这个模型始终很难看。

他的其他有用的巧妙方法，都被用心的儿子看到并记住。唐·霍塞在兴之所至要画鸽子时，常想创作出惊人的构图。为求得布局方面最圆满的处理，他往往光在纸上画些单个的鸽子，然后剪下来，一张张地进行搭配，直到构图定型为止。事实上，巴勃罗从小就懂得了种种可能性：以一反传统的手法使用材料、借助于顺手拈来的手段，以自如地支配新发现的东西。画笔和颜料绝不是绘画的唯一工具，刀、剪、大头针和浆糊都可发挥作用。

巴勃罗从小就有一种特别强烈的爱好。他的母亲很喜欢谈起他怎样开始学第一句话：“毕斯，毕斯”，这就是在要一支“拉毕斯”（Lapiz，铅笔）。他常会一坐好几个小时，高高兴兴地画些螺旋形，自己还要设法说明，画的是一种叫做“托路埃拉”（这是一个由动词变成的名词，原意为“使为难”或“纠缠”）的甜饼。他在学会说话以前，早就会画画了，他最初的许多图画都画在梅尔赛德广场上儿童玩耍的沙坑里，有如昙花一现。

广场本身很宽敞，上面整齐地种着法国梧桐，它们为一伙富有创造性而爱吵闹的儿童遮住强烈的太阳。广场上的儿童虽多，但鸽子更多。这种鸟儿是毕加索终生常有的伴侣。温文尔雅、善于逃避的鸽子成为他的最温和的感情和乌托邦愿望的标志。他画的和平鸽已出现在许多城市的墙壁上，很受欢迎，被认为是一种新的希望的标志：在父亲的鼓舞下，巴勃罗学会从窗口观察这些鸽子在梧桐树枝上的动作，细听它们的低吟。唐·霍塞有一幅画毕加索印象很深刻，据他说，那是“一幅描绘鸽子的大型油画，鸽笼的栖木上挤满了鸽子……有千百万只鸽子”，但是萨巴泰最近在马拉加发现了这幅画，数了数，整个构图上只有九只鸽子。

毕加索对自己在马拉加头十年生活的记忆，已趋于混乱或不够完整，但往往含有对日后生活的暗示，因为后来的生活似乎使那些记忆具有了预言的意义。萨巴泰曾谈起这样一段故事：60年后，毕加索有一次在照看一个小孩学走路时，说道：“我是推着奥利贝特牌饼干箱学走路的，因为我知道那里面装的什么。”他再三强调这一动机的重要性，并为自己在那样年幼时已懂事而自豪。幼年的这种由于对箱子里面的东西发生兴趣而产生的对简单的几何形体的喜爱，是同这位立体画派的创始人完全相适应的。

就视觉而言，毕加索对于曾经唤起他的想象的东西，不论大小，都记得特别清楚。他对我详述过维多利亚教堂令人惊羡的奇异的内部装饰，并且为我描述了萨巴泰替他翻印的他在四岁拍的那张照片上所穿的衣服的颜色。那就是钉有金黄色纽扣的朱红色上衣、短裙、青铜色靴子，以及白色的衣领和蝴蝶领结。在另一张同洛拉的合影上，他穿一套水兵服，一双有纽扣的靴子和黑色的袜子。他写道：“洛拉的衣服是黑色的，腰带是蓝色的，领子是白色的，我穿一套白色衣服和一件深蓝色大衣，戴一顶蓝色贝雷帽。”

除上述这段童年所遗留下来的片断记忆外，更为持久的则是遗传和传统的影响，这种影响神秘地、根深蒂固地潜伏在毕加索的心里。他终生不曾忘记的特点，乃是马拉加人的灵活机智、对引人入胜的斗牛场以及对复活节前一周的宗教仪式的热爱。他也很懂得马拉加人对做成一样东西或结束一件事情的行为所感到的惧怕，因为这种行为会带来如同死亡